

天津旧城区北马路,从西北城角开始,向东,到东北城角,全长一公里,白牌电车绕城转。北马路上有四个电车站,从东北城角开始,向西,第一站,官银号,第二站,北门东,下电车,华北戏院。下一站,北门脸儿,北门西、西北城角。小时上学,每天来去,在北马路上走两趟,走一趟半小时。

### 西北城角的“救世军”和当铺

西北城角,一个不知道什么来历的松散组织“救世军”,好像有一个小礼堂,也不见有人出入,到上世纪50年代,已是门庭冷落了。唯一印象,时不时有一群人聚集在小礼堂门外,洋鼓洋号,吹吹打打。

街头表演,一把小号,几把中音号,一个大喇叭,有大鼓,几只小鼓,吹打得十分热闹,引得孩子们围观。西北城角居民有一句老话:“救世军”瞎胡闹,洋鼓洋号真热闹。

这个街头表演团,乐手多在二十几岁,也没有正规组织,就是“好”这口儿,隔些日子便凑一起,吹打吹打,过过“瘾”,吹打结束,各自回家吃饭。

紧挨着“救世军”,有一个大大的当铺。一个同学家是这家当铺的东家,带我看过,和鲁迅先生写的当铺一样,高高的柜台,里面站着面色冷冰冰的伙计,柜台里面,远处几张桌子,坐着几位先生。柜台外的伙计接待过穷苦人送上的衣物,也不知向后面喊了些什么话,谁也听不懂,立即将当票写出来,伙计般鄙夷地扔出几张钞票,穷苦人无论如何委屈,也只能快快离去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人民生活稳定,有了社会救济保障,当铺门庭冷落。没多久,北马路大当铺关门,修缮后开设了一处邮局,我自幼不安分,给报纸杂志写稿,几乎每天都要跑一趟邮局,北马路邮局职工对我很是友好。

### 娃娃铺

北马路邮局对面,一个小铺面,娃娃铺。说到娃娃铺,年轻朋友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了,旧时的娃娃铺,不卖泥娃娃。卖泥娃娃的小贩,担着挑子走街串巷,吆喝“玻璃瓶子换娃娃”,孩子们拿出家里没用的酒瓶子、醋瓶子,可以换一个小孩娃娃。

这里说的娃娃铺,是给娃娃哥“洗澡”的地方。越说越糊涂了,娃娃哥,就是每户人家的长子长孙,也就是每一位母亲的大儿子。譬如我家,在我和哥哥之前,母亲生了两个女儿,长门长子急于立男孩,于是外婆请来一位福人,带我母亲去娘娘宫进香,顺便从娘娘塑像下面,拿出一个小泥娃娃带回家来。果然,奇迹出现了,随之母亲的长子就出生了,又过了几年,小哥我也随之降生了。本来,我哥哥应该行大,可是从我开始说话,这个哥哥就是我的二哥,不能叫大哥。为什么?他前面,有一个泥娃娃大哥。

哥哥一年年长大,他的泥哥哥不能还是小泥娃娃呀,于是就要把小泥娃娃送到娃娃铺去洗澡。俗话说,泥牛入海,泥娃娃,如何洗澡?没有什么秘密,就是换一个大些的泥娃娃回来,还摆在母亲炕头的老地方,一家人吃面条,为娃娃大哥庆祝生日快乐,从今天开始,娃娃大哥长大一岁。

娃娃大哥每年洗澡,一年年长大。我母亲有文化,也不知道什么时候,我和哥哥上面的娃娃大哥不见了。

我看见过坐在小板凳上的娃娃大哥,看见过坐小椅子的娃娃大哥,看见过留胡须的娃娃大哥。只是好笑,家家户无论怎样年长的娃娃大哥,也不见有娃娃大嫂,只是不给他们娶媳妇。所以,老天津卫家家户户都只有娃娃大哥,没有娃娃大嫂。

### 广东会馆

从西北城角向东走,西北城角到北门脸儿之间,一个电车站,西门北,也叫北门西,就在西门北电车站对面,有一处地标性建筑广东会馆,也叫粤东会馆。上世纪初期,广东、福建商人北上,天津更是重要海口,广东、福建商人建立起一处会馆,交流信息,合作经商。据说,早期的粤东会馆甚是热闹,终日人进人出,会馆里人声鼎沸,促进了天津的繁荣昌盛。

到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,广东会馆衰败了,到了我十几岁的时候,广东会馆已经荒无人烟,连个大门都没有,里面更没有住户,空旷的大院里荒草丛生,只有一个大大的戏台,孩子们在戏台上打闹。

过了广东会馆,有一片破房,上世纪50年代拆除后建成一座医院,就是现在的第二中心医院。第二中心医院原来的小平房,有一家包子铺,门脸儿很小,店铺不大,店里只有一张桌子、几条板凳,这家包子铺生意很火,店名叫刘记包子铺。

据老人说,刘姓人家做包子起家,我记得刘记包子铺门匾有大大刘记二字,下面才看见包子铺三个字。刘记包子铺只卖包子,一份包子满满一大碗,店里的桌子上放一大筐蒜瓣,有人吃饭,端一大碗包子,抓一把蒜瓣,蹲在门外,吃饱了,把大碗放在地上,抹抹嘴昏走人,店家也不会出来送你,更没有美女向你鞠躬“欢迎再来”。

### 万年青大药铺

北马路地标性建筑,万年青大药铺。万年青大药铺位于北门脸儿对面马路,药铺很大,相当

于五六个商号。药铺门外,安静清洁,一尘不染,药铺里面,全年灯火辉煌,隔窗望去,不太高的柜台,柜台后面一排大药柜,药柜上密密麻麻的小抽屉,小抽屉外面标明里面存放的药材。万年青大药铺从清晨一开门,抓药的人就拥进药铺,师傅们接过药方,立即就忙起来了。

抓药的过程,几乎就是一次行为艺术表演:药铺师傅先将药方展开放在柜台上,压上一把铜尺,俯身看清药方,再铺上一张大大的书皮纸,操起称药的小戥子,回身一个拉开药柜上的小抽屉,中药,每一味药只是一钱、半钱,药铺师傅们也是手法熟练,稍一扬手,抖动一下戥子,立即倾倒在一张小药纸上,顺手放一张小药签儿。这种小药签儿,年轻朋友没看见过,每种药材都有一张小药签儿,画着这种药材的形状,注明药名、疗效。

中药铺,槌打药。都是纯铜的药罐,槌子也是纯铜的,一遇有需要粉碎的药材,就放到药罐里用铜槌打碎。铜槌敲击铜药罐的声音清脆悦耳,更显得药铺的肃穆。

## 北马路印象

林希



一服药备齐,请一位老师傅过来查看,准确无误后立即包起。药方交到后面,瞬息即逝,先生算出价钱,购药人付款,离去,没有人送你,自己拉门走出去,绝对不能说“欢迎再来”。

中国人老话,开门七件事,柴米油盐酱醋茶。而对于许多人家来说,还要加上一个字:药。

万年青大药铺药材地产,疗效显著。一家亲戚,一天早晨突然发现老人失语瘫痪,立即去万年青大药铺买来一丸牛黄清心,放到嘴里,至中午情况明显好转,休息几天,恢复正常,更没有留后遗症。

家里一位同宗祖母,突然血压暴升,已至昏迷,请位名医,去万年青大药铺抓了一服草药,遵照医嘱煎服之后,病情稳定,一连几服药,血压平稳,未经多少日子,身体状况恢复正常。虽然是医生医术高明,但没有地道的药材,再高明的医生也是无济于事。

万年青大药铺已经消失多年,那一个中药铺为天津医药事业的发展,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### 金店

北门脸儿是城区繁华地,北门脸儿西侧,记得最深的是曹记驴肉铺,橱窗里摆着黑乎乎的酱驴肉,也不知道好吃不好吃,反正生意很好。北门东侧,一家金店,不是银行,是卖金银首饰的店铺,店里灯火辉煌,看非常阔气。据说这家金店遭遇过一次诈骗:一辆小汽车驶来,停住,走出一对年轻夫妻,穿着名贵衣服,夫人更是浑身珠光宝气,年轻夫妻后面跟着一个保姆模样的老女人,抱着一个婴儿,婴儿也是珠光宝气,明显是富贵人家的掌上明珠。金店掌柜见了来客,立即出来恭迎,年轻夫妻也不多说话,只说随便看看,明天是宝贝的满月儿,给孩子挑个物件。

于是,金店掌柜取出所有名贵首饰,想着发笔小财,只是这对年轻夫妻眼光太高,看了一会儿回头就走。掌柜见状忙取出镇店之宝,看到这件金店镇店之宝,年轻夫妻果然眼睛一亮,只是谁知道孩子奶奶中意不中意呢?少夫人当即对丈夫说,我可不敢做主,买回去,奶奶不中意,又说我小家子出身,惹一肚子气。年轻夫妻一番商量,回头对同来的保姆说,你看好宝宝,我们带这件首饰回家,问奶奶喜欢不。

说着,年轻夫妻拿着金店的镇店之宝走出金店,忽然,女人又跑回来,重重地亲了孩子一下,还拿腔捏调地对宝宝说,乖,妈咪一会儿就回来,更叮叮咛,干嘛同来的保姆,一定要好好照顾她的宝贝儿。说罢,年轻夫妻出门登车去了。

过了好长时间,不见这对年轻夫妻回来了,金店老板有点坐不住了,问保姆,你家太太住什么地方?我们打个车子去她府上看看,首饰的事定了没有。

这时,这个保姆才告诉金店老板,她根本不认识这一男一女,她是英租界五省联军司令家的保姆,她抱着的孩子是五省联军司令的宝贝孙子,她刚才抱着孩子在花园里晒太阳,这一男一女把她和孩子拉进了汽车,并对她说,到一个地方,无论我们说什么,你都不可出声,事情过去,你还到这里来,有人会给你带来十元大洋。你说说,我敢不来吗?

金店老板一听,险些没瘫在地上,哎呀,遇到大骗子了。他立即给警察局打电话,警察局回答立即派人勘查。金店老板急忙放下电话,吩咐伙计打电话给汽车行,立即派一辆高级汽车,送这位保姆和她怀里的宝贝孩子回英租界五省联军司令公馆。我的天爷,有人说金店老板也是糊涂了,那对骗子骗走你

荷花,给我们带来彩色的时间。

这是多厚道的花啊,我偷偷倒的脏水,它们甘之如饴,全不在意,倒多了也连忙吸溜着往下吸水分,不让脏水溢出来,怕把我的偷懒暴露了。我也对它们疼爱有加。那天,我偶然发现,顺着竹竿长了一人多高的扁豆角,从根上断了,不知谁碰的,我心疼,赶紧把土堆高一点,把断茎也埋进土里,不忍心看它这样断着。神奇的是,它竟然一直继续花繁叶茂,而且还结了很多扁豆角,我把这事记下来,写成了顺口溜:藤茎/刚长到一墙高/被谁剪断/我把断茎埋进土里/不忍看那裸伤/那藤茎继续生长/始终绿叶花繁/我知道它是报答我/用盛开的花/当作沟通的语言。

我特别喜欢这种本地的扁豆角,它有一种特别的野生的泥土气息,很纯的味道。下雨的时候,整个院子湿漉漉的,好像这些花是老天爷养的,老天爷负责浇水,不管是我们种的花,还是老天爷种的草。雨后,空气像新出生的,清新。房檐滴滴答答地往下滴着雨水,滴到下面的花坛里,滴在彩色的草茉莉水上,有一只翠绿的小蚂蚱,卧在一朵草茉莉花的中心,雨星迸溅在四周,滋润花,也滋润它。

晚上,学习累了,我就喜欢到院子里来,看彩云追月,看满天繁星。秋天的时候,夜里蟋蟀声此起彼伏。我和媳妇搞对象的时候,她家也是住平房,也有一个小院子,记得有一次下大雨,雨后的夜里,院子里的积水没到膝盖,我蹑水进去,寂静的夜晚,唧唧的水声,奇怪的是,还是有很多蟋蟀的叫声,应该在下雨的过程中,它们安全转移到高地了。有一次,我晚上回来,院子里的蟋蟀声非常热闹,我轻轻松

家首你,你干吗还遛汽车把这个保姆送回去。金店老板一拍屁股,哎呀,那两个骗子找到找不到无关紧要,我自己认倒霉罢了,可是我扣着五省联军司令大人的宝贝孙子,司令大人一拍桌子,派下一帮弟兄,砸了我的小店事小,弄不好,连我的小命也要搭上呀。

哈哈,一段传说,上世纪30年代,天津很是热闹了一把。

### 北门西电车站事件

白牌电车绕城转,北门西设有一处电车站,那一带最是热闹。那时候,马路上没有斑马线,行人随便穿行马路,马路上电车、汽车、胶皮车,小贩、行人各不相让,混乱中几乎每天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。

一般的你踩我脚,我蹭掉你菜篮子,小打小闹时有发生,好在没什么大不了的官司,天津人爱管闲事,出来人一劝解也就和解了,可怕的是电车撞人。那时候电车刹车不灵,即使发现危险,紧急煞车,也还要冲出几十米,这一下,就要造成重大交通事故了。

北马路老住户都知道北门西电车站是一处事故高发区,过马路上学,家长护送,一定要看着孩子走到马路对面,才能放心离开。自然,也不是每个孩子都有家里人护送。如是,北门西电车站,很是出过几次大事故,就住我家附近的一户人家,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过马路,不幸被电车撞死了。

死者家长和电车公司打官司,自然也就是赔偿金的问题。只是天津闲人多,闲人多自然也就闲事多,这个小女孩被身电车轧下,有人想起若干年前,也是一个小女孩被电车撞死,闲人几经考证,说是清代嘉庆年间,一个小女孩因不堪忍受童养媳命运,曾在此处一株老槐树上吊自尽。如今民国成立,这个冤魂就出来向维护民权的法院申诉。

经过闲人们一番惹惹儿,此事有了实证,这个冤魂的家属证实确有此事,而且托梦家人说,只要得到安抚,从此不再每年于此地拉替身,投生人间。

好了,这一下,闲人们有事干了,北马路一带商家多,按营业收入派定“份儿”银,平民百姓善男信女做功德,自愿解囊。没几天时间,钱凑够了,又一番运作,大席棚搭起来,还请来跳大神儿、看香的师父,算定日子和时辰,隆重热闹的庙会开始了,一连七天,准时开始,僧道尼轮番上阵,再加上民间闲人组成的草台班子,算定冤魂出没时间做法事,善男信女跪拜敬香,观众、记者云集,北马路很是热闹了一大阵。七天之后,说是冤魂已得到安抚,从此不再向民间索人,北马路一带百姓只管安心过日子,再不会出交通事故了。

一场热闹,各路闲人大显身手,个个赚得盆满钵满。没过多少日子,天津解放,电车改进煞车系统,加强交通秩序,北门西电车站永得平安了。

哈哈,也就是如此一桩往事,如今只有85岁以上的老人,见识过这个热闹场面。

## 文艺周刊

第二九四四期

德国作家马丁·瓦尔泽离世不久,我在一个公众号看到了一张他在书房的照片。这位德国战后文学史上,除海因里希·伯尔和君特·格拉斯之外,最负盛名的作家,他的书房是一间低矮倾斜的板房,伏案写作的书桌老式陈旧,两个贴在板壁上的书架简单单薄……这一切,让我不由得联想到“写作者与书房”这个话题。

去年深秋,我应邀参加一个文学活动,在晚餐时,主办方负责人说想给她的父亲,也是一位写作数十年的老作家,量身定制一间高品质的书房,问我们打造成什么样最理想。在座的几位七嘴八舌地“建言献策”。见我始终不吱声,她特地向我咨询,我便如实相告:“我对书房没什么要求,只要能坐下来写作,就行”。

我如是回答,是基于实情。虽说我从从事文学创作三十余年,但从未真正拥有过一个书房。只有在我二十四岁那年,老家建成若干年的楼房装修,父亲考虑到我写作的需要,在低矮的第三层的左边间,用木板将前半间隔出来,打造成一个小书房。尽管里面有书柜、书桌和木板床,可我几乎没当过书房,只是用来存放书籍和报刊。

因为从二十一岁起,我在老家待的时间,拼起来不会超过两年,其余的日子都

在城里,曾辗转于杭、穗、越等三地,后定居于杭城。在这漫长的三十年间,我写作的处所,前期是装修的工场、商店的集体宿舍、堂弟的卧室、租住的平房,后来成了家买了房子,迫于居住条件,阳台和主卧一角,先后充当了书房的角色。

### 写作者与他们的书房

卢江良



记得,尚在绍兴城里打工期间,我写过一篇散文,描绘过自己当时的写作处所:“那房宛如一头蜗牛蜷缩于一条长长的弄底里,而那弄的走廊两旁由于弄里人家早已搬迁,人迹寥寥,便长年累月堆积着一些废弃的马桶、家具之类破旧杂物……”由于那间房实在太脏乱不堪了,我便给它起了一个名称,叫“脏弄书室”。

当然,这么多年来,我也不是没有设想过“书房”的样子。在最后一次来杭城打工的头几年,尚未购买第一套房之前,我曾经在一篇名为《梦想一套现实中的

事。小院的葡萄架纹丝不动,沐浴着月光,葡萄的叶子和新茎,像剪影一般,把影子投到墙上,简简单单的月亮,冷冷清清的小院,慈爱和温馨布满了天空。

院子的地面被月亮照得泛白,树叶树枝,葡萄藤叶和须子的黑色影子映在地面上,就像宣纸上画的水墨画,它们的生命故事和优雅意趣,给我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。院子的花坛里,还种着很多美人蕉花,鲜红大红为主,还有黄色和其他很多种颜色,大方的,大朵的花,连绵不断地盛开,此起彼伏总也开不败。还有很多月季花,花瓣就像细腻的面容。夜晚,院子越寂静,花香越浓郁。

小时候每次吃饭前,我去拿筷子从来无数。母亲说,你就多抓一大把过来,多了没关系,不能少了,大不了不用的在桌上放着,最后和用过的筷子合在一起再洗。这样的好处,一来如果中间有客人来表示欢迎,二来寓意这个家的人口会越来越多,希望我们将来娶妻生子或者女婿进门,让这个家添丁进口。

那时,正上学期的书我不爱看,专爱看各种图书馆借来的书,写书法,雷锋日记的柳体字帖。也爱画画,时常幻想各种小说里面的生活,幻想融入各种社会生活,各种美好的人间温情的体验。晚上收听音机,特别爱听外国轻音乐节目,乐曲的名称就像诗的题目。喜欢听短波里面的朝鲜电台的歌曲,一听那高亢舒缓委婉的歌声,眼前就浮现阳光下群山连绵、阳光明媚的场景。幻想每个人都像小说和电影里面的那么美好,都真诚善良。

那个时候,我没出过远门,没离开过家,世界就是家、学校、院子,上班以后,世界就是家、单位、院子。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生活的,我自己站

### 山风及其他 (组诗)

刘功业



### 山里的风

山里的风是自由的  
飞鸟累了,就落在石碾上  
废弃的石屋在风中喘息

那棵高大苍老的山杏树  
保留着主人的记忆  
包括小女孩风一样的欢笑  
那些搬走的笨重的行李

老屋和石碾子留下来  
看着废弃的山田,满山的新绿  
走了几辈子的小路,也留在大山里  
留给紫藤条编织的筐篮  
用春天的野菜和秋天的瓜果装满食欲

### 你有好几个名字

娘、母亲、故乡  
你有好几个名字  
让我用一条河流记住  
爱,就是生命里流淌的情感

桑干河、永定河、海河  
你有好几个名字  
让我用一片土地记住  
养育,是比海还要深的爱意

秋雨、大雪,盛夏和春天  
你有好几个季节  
让我用生长和成熟记住  
馈赠,是赤子之心滚烫的语言

黄土、草原,太行、燕山  
你有好多条奔跑的路径  
让我用血脉中的疼痛和温暖记住  
远方的海,是执着不屈的信念

### 会呼吸的月光

清风绿树,满园空旷  
田田的叶下,划出一枚月亮  
一株株莲蓬,探头探脑  
调皮的青蛙,敲出一池星芒

清露还是细雨,纷乱了琴声  
每一朵红莲,都像你娇俏的面庞

思念,是一种隐藏太久的毒  
深入痛处,才能感受会呼吸的月光

无法独酌,这月下的荷香  
没有你在的湖,夜莺沉默在树上  
整个七月,都是你的涟漪  
枝繁叶茂的河流,怎样瘦了时光

### 我喜欢的月光

喜欢月光的湿润如水  
一个失眠的人  
需要一条清波荡漾的河流  
伴着时光安然入睡

喜欢月光的刀锋  
欢乐与悲苦的虚无中  
如一个来往古今的剑客  
斩杀果决,白光中亮出你的妩媚

喜欢月光如玉的莹洁  
如三月的桃花,如落雪的玫瑰  
你有触手可及的温暖  
仰望星空,是爱与伤痛的抚慰

就如我在旅途的此刻  
大漠黄沙,苍山巍峨  
我用月光削开一只梨子  
才品尝出真正的滋味

### 开花的梨树

窗外的月光,照亮起伏的山谷  
一棵梨树,佝偻着身体  
以比月光还白的疼痛  
把果实从浓浓的黑暗里救出

山洼里的梨树,虬枝嶙峋  
并没有比山更高的高度  
却能把被山峦遮蔽的海风  
锤打成自己的筋骨

等你盛开,生活芬芳如花  
等你涅槃,炼化一切悲苦  
这是一辈子的  
所有牵挂,都值得为你付出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### (一)

搬到楼房以后,不像住在平房和有一个自家院子的时候,不用去公共厕所了,自家的单元房里,干净舒适,干爽通风,没有平房那种到了冬天的阴冷潮湿。住平房时,春天冰冻以后,墙的返潮会潮湿出半人高的水印,可是在楼房里,我总是心疼洗菜的水,就这么白白地流进厨房的水盆里。

住平房时,我一定要把洗菜水存在水桶里,用来浇花。我偏执地认为,给花浇水的时候,营养要全面,所以土豆的皮、茄子的皮、豆角两头的尖和丝,以及菠菜、芹菜的根,我都连着洗菜水倒进院子的花坛里。那段时间,院子里还没修好下水道,倒脏水需要提着桶跑到院外去。一大家子人,我不会做饭,不会做其他家务,就喜欢倒脏水,这活儿简单,不用动脑子,不需要技巧,不会做错,而且还不累,因为,我说我负责干这又脏又累的活儿啊,你们别别管,咋咋地拎起脏水桶,哗哗地就倒到了院外去。其实,趁着父母和姐弟不注意,我把脏水都倒在了花坛里,这样主要是为了花长得好,水充足,次要的是自己省劲儿,反正我是信了。

多么包容的花坛啊,我怎么浇它也不会让脏水溢出来,好像一起赶紧吸溜着使劲儿喝水,竹竿围着扁豆角往上长,还有粉白的喇叭花、鲜红的鸟松,最好看的是几棵草茉莉,五颜六色,甚至一朵花上都好多颜色。而且,越到傍晚,我们一家人都到齐的时候,这花开得越旺盛,香气也特别浓郁。青春期的我,闲书看多了,多愁善感,有点忧郁,总觉得白天是苍白的白色的时间,夜里是寂静的黑色的时间,只有傍晚,彩色的草茉莉



### 小院诗情

陈东



敲门,因为怕打扰岳母和她妹妹休息,我尽量轻轻敲门,可是这一院子的蟋蟀,好像都竖起耳朵倾听,一下子整个院子瞬间变得安静,直到门打开,我进屋,蟋蟀才又热闹地叫起来。

结婚后,我们住在三楼,女儿两三岁的时候,那年入秋,厨房里不知怎么进来一只蟋蟀,一到晚上就叫。媳妇说,你听,厨房有一只蟋蟀,女儿也好奇和兴奋。晚上,我们就听它清脆的叫声。那时我们没特意装修,地面还是水泥的,厨房也比较简陋。我对媳妇和女儿宣布,从现在起,咱家厨房划分为自然保护区,保护蟋蟀。这段时间不做饭了,咱们不去厨房。媳妇说我是精神不正常,神经病。我知道,我这是怀念小院。下班后,我们三口就一起奔爷爷奶奶家吃饭,不用媳妇做饭,也不错。我们去吃饭,爷爷奶奶非常高兴,换着花样儿给我们做好吃的,而且对孙女爱不够,欢声笑语,其乐融融。

### (二)

月夜的小院里,空中有圆圆的月亮,宁静安详,澄明清秀。那些细碎成群的薄云,在月亮面前浮游,游向深邃无边的夜空,月亮的仪态、神情温柔清纯,深情地望着人间,深情地诉说着心

在月下自家的院子里,平淡无聊闭塞单调孤独寂寞,感觉就像井底之蛙。想象着,此时,世界各地,祖国各地,各种各样的人,各种不同的环境里工作和生活的人,一定都像电影和小说里的人们一样,如火如荼地激情澎湃,美好浪漫,拥有有意义、有价值的事业。这样想象着,向往着,憧憬着。

后来有一个援藏的机会,去西藏工作两年,我兴奋地报名,经历了在异乡的各种体验,怀念一家人在一起的温馨的日子。再后来,各种出差,去各地,包括租住不同小区的房子,接触各种各样的人,理解和认识人与人、体会到各种各样的人,其实也有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烦恼。夜晚的寂静,或夜晚的孤独和失眠,对很多人都是一样的,有多少人能修炼得像一个高僧,能做到四个字,吃饭、睡觉。心无牵挂,不惹尘埃,想睡就能睡着,想吃就能吃得下。现在年龄越来越大,时常被年轻人喊大爷,想起青春年少时和全家人住在平房小院里,夜晚看院子里的圆月,那时以为自己多孤独,现在才知道,那时多么幸福啊,而当时却身在福中不知福,自寻烦恼,就像自己写的顺口溜:年轻/福中年的时候/树已经倒了/感动幸福的时候/已成回忆了。

冬天的时候,雪花落到院子里,如果有什么话想对雪花说,就趁它在空中的时候,等它落到院子里的地上,再对它说点什么,它也不会飞起来。最难相处的就是雪花,而我多么犯贱,偏偏喜欢雪花,喜欢棉花不好吗?温暖得可以摸,可以抱,可这雪花无法靠近,用温热的手去接,晶莹好看的雪花到了手心,瞬间化成水。上初中的时候,曾经看到飞进教室落到窗台上的雪花,晶莹剔透,造型对称,奇巧瑰丽,精美绝伦,但是它只活在空中,造到人,哪怕我仔细看看它,它都会害羞地融化。